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六卷

上清官除妖 吳郡三茅觀東狄姓，為某司馬家之僕。司馬有女，崇於妖，百計遣之不去。因書片札，命狄赴龍虎山，乞天師治之。至則門庭宏敞，宮殿森嚴，處處懸牌，書神將名守護。司閻者入內啟稟，約兩時許，召狄進見。眾法官擁天師出，虎皮椅坐蓮華帳中，金印寶劍，陳列法座。狄匍伏簷下，呈狀法官。法官轉呈座上。天師細閱一過，搖首攢眉，沉吟良久，與法官耳語，不知作何詞，即以片紙付狄，令上清官道人作法。

狄銜命去，見一道人，布巾短衣，擔糞於野，隨出天師書示之。道人啟視，不覺失笑曰：「天師賣符篆，得錢動以萬計，曾不一注念。至殺生害命事，輒煩我等，亦大可笑。」因出一小木盆，注以涼水，取銅鏡仰覆其上，以筆蘸墨，塗鏡面幾遍。亡何，水沸如湯，熱氣一縷，上沖霄漢。忽砉然一聲，熱氣下注，水散如跳珠，而盆中已無涓滴。道人曰：「除矣！」狄喜，謂道人曰：「歸語主人，必當厚報。」道人冷笑不言，斂其具，仍擔糞大步而去。

狄遂覆天師命，取路而歸，述諸司馬。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，女室中霹靂一震，下血如雨，而其妖頓絕。後司馬具白金百兩，布袍一襲，親詣上清官酬謝。

而遭人終不可見，遂歎息而反。

鐸曰：「具大本領者，必不裝大幌子。故布衣擔糞中，有拿妖手段。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，是猶向蓮華帳底買符篆也。」

森羅殿點鬼

李君名堡，吾鄉名進士也，任甘肅會寧縣令，改補安慶府學教授，子身赴任。而前任眷口未歸，暫寓十王殿廊下。

一夕，聞殿上人聲鼎沸。李起窺之，見燈燭輝煌，胥吏輩兩班祗候；紫面亦髯，峨冠而帶者，捧冊侍立東隅。亡何，王者冕旒出，次第參謁。王曰：「三十年不稽鬼筭，恐滋積弊。今當細核，毋稍隱縱。」紫面亦髯者即捧冊上呈。隨有荷枷帶鎖輩，由東廊魚貫而進。唱名畢，偃蹇從西廊出。繼點勾魂簿，唱名再四，無一人應者。王曰：「催命鬼八萬七千，何無一人在？」紫面亦髯者上前啟白曰：「奉後殿轉輪王命，俾男者為醫，女者為妓，盡托生人世矣。」王愀然曰：「勾魂攝魄，冥府自有定限，使若輩流毒天下，恐投到者無已時也！」又點餓鬼簿。即有一胥吏趨前稟曰：「前鬼門關守者，失於防檢，諸餓鬼乘機逃去，今盡偷生陽世。」王問：「在陽世作何事？」曰：「大半作縣令。」王曰：「若輩埋頭地獄，枵腹垂千百年。今一得志，必至狼餐虎噬，生炁無噍類矣！」胥吏曰：「請仍押回可乎？」王沉吟久之，曰：「此亦大費事。能忍饑者，聽之；倘餓吻翕張，重者削其祿籍，俾子孫竄入卑田，輕者降作冷官，使凍餓終身，還其本相可也。」李伏隙以窺，不覺失聲大笑。一時燈燭盡滅，殿上絕無聲響。

後晤予於秦淮客館，詳述之，囑筆以紀其事。

鐸曰：「吾聞李君在會寧時，戎服禦賊，頗著勞績。其改就學博，亦急流勇退意也。曾書一聯贈之曰：『秀才學皆吾輩，俗吏能修到此官。』亦可想見其人矣！此殆其遊戲之談耶？」

蘇三

劉生名偉，字琬如，乙酉應試白門，寓丁家水閣。先是，晉陵某公子，費千金定花案。曲中諸妓，有文狀元、文探花之名。文探花者，隨母姓蘇氏，字繡英，以其行三，群呼為小三云。慕劉生名，乞同邑查君為介，願邀一顧。劉笑曰：「琴心粉葬，葛嫩香埋，一片秦淮，久已鞠為茂草，安有板橋舊豔，能歌《白練裙》者？」查慫恿再三，要遮而去。

行未數武，值舊識黃生強邀過寓。甫登堂，見一姬，兩鬢堆茉莉如雪，著蟬翼衫，左右袒露，紅牆一抹；下曳冰綃褲，白足拖八寸計蝴蝶履。見客來，不甚酬接，摩兩臂金條脫鏗然作響。劉厭薄之。黃曰：「君勿白眼覷，此秦淮文狀元某姬也。」劉笑曰：「狀元聲價，果是不凡。然君司空見慣，僕不能向石榴裙底攀高謁貴。」匆匆告別，急欲回寓。查曰：「未到桃源，何言返棗？」劉憤然曰：「狀元若此，探花可知。吾寧識英雄於孫山之外，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！」拂袖竟歸。查述諸小三，俯首不語。既而歎曰：「前明復社諸君，中周延儒榜進士，比諸佛頭著糞。兒不幸與若輩聯名，宜為英流唾棄也！」撫牀一慟，潸潸淚下。查勸慰，乃止。

後生試畢，偕查旋里，買桌武定橋東。見一姬病容愁態，臨流倚檻，而衫痕黛影，湖水皆香。劉數目之，顧查笑曰：「何處驚鴻，翻來洛浦？」查曰：「是即予所薦之文探花也。」劉大悔曰：「因艾棄蘭，惡鴉黜鳳，吾知罪矣！」急維舟過訪，並謝前愆。小三曰：「君子觀人，必因其類；通人持論，不徇於名。但得終邀青眼，亦何恨相見之晚耶？」劉大喜。小三張筵款之。酒三行，劉避席而起曰：「僕固鍾於情者，但狹邪之游，生平未習，今日歡筵，已同祖帳。請留數語，以當雪泥鴻爪。」小三覆素巾案上。劉援筆題《水調歌頭》一闕，曰：

敲斷燕釵股，錦瑟不須彈。喁喁兒女恩怨，說向鏡中鸞。儂是修文種子，卿是修眉仙史，同押紫宸班。小謫三千歲，來往只人間。蘭檻外，苔砌畔，露華寒。女郎花放，一樹莫近玉闌干。昨日青州買醉，今日青樓買笑，明日買青山。偕隱共脚賦，雙鳳月中還。

題畢，榜人竟催解纜，與查登舟而去。白下諸名士傳為美談，至有作長歌以紀者。自此探花之名祇園，而所謂文狀元者，門前冷落車馬稀矣。

鐸曰：「才出墨池，便登雪嶺，世途月旦，都自善和坊里學來。固知名下觀人，必合九州鐵鑄成錯寧。若劉生者，可謂能得士矣！」

葛九

丁家水閣，與劉生同寓者，程生振鷺。程負俠氣，文奇詩奇，作事俱奇。邗溝來一妓，名葛九，蚤歲墮平康。後洗心滌行，剪花賣履，孝養父母。忽二老相繼逝，無力殯葬，不得已復理舊業。

好事者述諸程生。時大雨盆注，程持蓋蒼屐，黑夜過訪。葛一見心傾，拂牀薦夕。程笑曰：「無庸，我非紅樓選夢者，所以冒雨過卿，欲代籌殯葬費耳！」葛感且泣下，繼請方略。程曰：「近日冶游兒，都似盲人瞎馬，奔逐章台柳下。汝一練裳椎髻，雖姿容閒雅，未必有千金博笑者。惟仗筆墨有靈，插標以高聲價，庶幾廣致多金，期於事濟。」袖中出研虹綾數尺，以其行九，戲拈九字填《金縷曲》一闕，曰：

廿四橋頭步，怪東風、等閒吹過，良宵十五。重向十三樓上望，謾掩四圍朱戶。欠好夢、十年一度。數遍巫山峰六六，第三峰、留作行雲路。雙星照，七襄渡。三三徑裡三生譜。倚花前，闌干六曲，三弦低訴。彈到六麼花十八，一半魂銷色舞。添一縷、謝娘眉黛。卅六鴛鴦週四角，更二分、明月三更鼓。且莫把，四愁賦。

書畢，漏深雨惡，葛再三挽袖，拂衣竟回客寓。

明日，葛飾以畫屏，張請客座。好名者爭相傳播，走馬王孫，墜鞭公子，宴無虛日。批把門巷，幾與顧眉生迷樓相埒。不浹旬，積金滿篋，命弟持歸，瘞其雙楮。致書招程，繭足不至。

一日，曉妝初抹，陪貴客宴露葵軒下。忽遣人齎白木匣至。發之，金剪一枚，僧帽衣履具備。中有短札一封，曰：古人辱身非孝。吾憐汝愚，姑借辱身，暫行孝道。今事已濟矣，心已盡矣，及早回頭，別尋覺岸，沉淪欲海，墮落塵埃，泉下人能瞑目乎？字到，速斷業根，退修初服。畫眉窗外，即是選佛之場，打槳湖頭，總屬慈航之路。倘能晚蓋，許滌前愆，毋得狐疑，至同蠶縛。葛

覽書大悟，對鏡自截其髮，改妝作比丘狀。貴客逡巡避去。

亡何，程大笑而來，合掌逡巡上座。葛伏地膜拜。程學老僧宣口偈曰：「彼美人兮，人盡可夫。吾今度汝，超脫泥塗，踢翻桃葉渡，跳出其愁湖。從今撒手苦拋岸，火裡蓮華何處無？」葛受記訖，星夜喚舟回揚，捨身曇華上院。後乞韓幔亭寫《妓堂皈依圖》，懸諸淨室，以志不忘舊德云。

鐸曰：「昔卞玉京作女道士，間有所主。因知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，亦兒女子故態也。乃片紙飛來，六根淨削，是兒慧業，定屬不凡。然非當頭棒喝，則柔花弱絮，漂流何底！似此金粉如來，風流藪澤中當處處買絲繡之。」

奇女雪怨

線娘，夏邑士族女也。善詞賦，兼工帖括。每構一藝，老師宿儒輒斂手曰：「女學士易釵而櫛，怕不到玉堂金馬。」年十七，父母相繼逝，線娘塊然獨處。隔院為某生別業。庭中玉蘭一本，斜倚東垣。線娘曉起，摘花其上，某望見之，長揖牆下。線娘靦顏欲避。某曰：「僕非宋玉，豈敢妄意登牆？只因獨學五師，願作王逸少，執贄簪花座下耳。」隨出窗課一卷，囑其點定。線娘攜歸內室，閱其文，才華秀瞻，間有一二小疵，礙於場屋者，直筆刪去。明日，折花牆角，袖而還之。某人感佩。

久之，蹤跡漸密。某作《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》題文挑之。線娘作《媒灼之言》題文以答。某笑曰：「急脈而緩受之，全失命題之旨矣。」線娘曰：「恐率爾操觚，以後無收束處耳。」某覺其言可入，梯垣而過，急捉其臂曰：「僕日以師事卿，何不坐我絳帳？」線娘薄拒之，曰：「讀書人最易昧心。一朝倍師，保不作逢蒙殺羿乎？」某乃指誓山河，矢盟日月。線娘遂同歡會。朝垣夕室，將及半載。線娘促其委禽。某口諾之，而遷延不報。後竟議婚他族。結褵之夕，線娘始悉，立牆下，望某一來訣別。而某營鸞鳳新巢，不復記野合鴛鴦矣！線娘憤極，闔戶自經。某聞之，悼歎而已。

後赴試鄉闈，甫執卷構思，見線娘翩然而來。某懼其仇己，戰慄萬狀。而線娘殊無怒容，反為拂紙磨墨，囑其盡心文字，並講解題旨而去。是科領鄉薦。繼應禮部試，線娘復來。其拂紙磨墨，一如在鄉闈時。卷中村不妥字句，代易之，是科又報捷。

殿試二甲，觀政農部。線娘時來曰：「汝任京秩，得升斗祿，烏能充宦囊？盍謀作外任，二千石可立致也！」某頷之。

不二年，外擢郡守。某本一介寒骨，驟得專城五馬，賸剝小民，私肥囊橐。

亡何，受盜金縱法。事敗上聞，論棄市。前一夕，恍惚見線娘繡巾環領，披髮而來，曰：「數年冤憤，而今始得伸也。吾所以佐汝功名者，因書生理頭窗下，何處得罹大曲？必使汝置身仕途，乃得明正國法，業鏡高懸，折證正不遠也。」歡笑而去。

鐸曰：「一事負心，十年駝耗。豈知芙蓉鏡下，亦有時為掃眉人報仇地哉？乃知除名桂籍，尚屬薄倖兒寬罰耳！」

達士報恩

平原御史劉公，少孤寒，設帳東村關聖廟。歲暮散館，入城探姊氏。姊以一雛尾相贈。歸而宰之，將為度歲計。適弟子家失一雞，竊議其師，漸至作隱語。疑而詢之，點者掩口笑，愚者具以實對。公大恚，召諸家父兄輩，市香燭，矢於關聖前曰：「如劉某作不肖，出廟門即顛其趾。」矢畢而出，衣躡於檻，顛而起，足翹如也。眾大笑。公仰天而呼曰：「英雄困辱泥塗，不但為群小所侮，乃至不諒於正神，冤哉！」急貸家具，得五金，竟赴京都，備書李蘭台門下。暇輒發憤攻書，以大興籍入泮，連戰皆捷。不數年，官御史。

時天師入覲，以紙書狀，乞查舊事。天師申文關聖廟。越數日覆到，云：「某年月日，某奉玉帝敕，召赴靈霄殿，議征蚩尤事，不在殿庭，廟後有一老獯，假托神靈，妄踞公座。竊意寒賤中必無奇士，簸弄狡猾伎倆，以博一笑。已命座下週某，發其巢穴，取青龍刀斬之矣。」

天師述諸御史，星夜告假歸，召舊日父兄輩，尋至廟後。果有一荒塚，陷地七尺許，一老獯斷頭截項，赤淋淋臥血泊中。眾疑始解。繼而歎曰：「以戲得禍，雖伊自取，而某非此一激，亦以村學究終耳。功名富貴，何自而來？天下橫逆之加，正小人之所以福君子也。此物殆玉我於成哉！」急命擇隙地而埋之，樹以片石，號報恩塚。吁！公亦達矣。

鐸曰：「英雄當困頓時，哀我辱我，皆受恩深處也。不然，淮陰千金報德，何少年之胯，等諸漂母之飯哉？儂薄兒動以唾背報怨，適形器小耳！」

立塚所以報恩，固已。然何勿殺之為愈乎？或曰：「獯之死，死於聖帝，非死於劉公也。」嗟乎！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冥冥之中，負此良友，吾得援此例以責之。

受業謝樸附志

夢中夢

曾孝廉赴南宮試，挈一老僕，束轉北上，夜投留智廟。時已昏暮，解鞍即憩。偶步門外，見垂楊夾岸，長板紅橋，斜橫春水。旁杏花數十樹，有翠鳥啾啾其上。曾踏橋度岸，見一家園門洞開。徐步而入，文宙窈窕，繡閣參差。循廊曲折，直達內寢。珠箔數重，瓊鉤斜卷。水晶屏後，設珊瑚牀一具，海紅帳垂垂未下。角枕錦衾，麝蘭噴溢。左橫梳妝小几，鏡匣未收，粉奩半啟。膽瓶內碧桃小瓣，妥落脂合旁。聞翹鳳聲瑣碎而至，曾驚匿夾幕間。視之，閨中細君也。曾問：「何得來此？」笑曰：「此郎君新購之別墅，何善忘耶？」曾亦不復省憶。聯坐狎談，忽外廂馬騰人沸。起詢之，蓋迎新殿撰趕杏園宴者。曾即跨鞍，騎從導去。十里花塵，萬家鈿鉤，金鞭玉勒，顧盼自豪。宴罷而歸，夫人迎門相候。焚香燃燭，話昔年寒窗夜讀，相對各有喜色。

已而就寢，私念夫人年齒稍長，今富貴若此，何不廣列金釵以充下陳？方伏枕，即有一人投刺門下，云是富家某交結新貴，特以十斛珠購美姬四名，備充妾媵。曾大喜，立命召人。亡何，曾自黛綠，侍立滿前，燕瘦環肥，並皆佳妙，曾恐夫人嫉妒，引入別院，詢其小字，豐肌者曰娟娟，文弱者曰楚楚，明眸秀靨者曰倩桃，垂髮掠作斜鬢者曰春柳。某命娟娟展褥，楚楚抱衾，倩桃列繡枕，春柳代除冠服。某先裸體入幃，回視諸姬，紛紛卸裝，解羅襦，緩繡裙，脫鴉頭襪，合歡鞋子，解絳結，提桃花禪，雪肉粉肌，爭來就宿。須臾，左香右黛，玉體橫陳，八瓣香蓮，高抬競舉。某心搖搖，不知所向。

忽聞腳後夫人高喚，春夢頓醒，因大嗔曰：「爾何太絮聒？方便片時，溫柔鄉早入夢也。」夫人亦譚讓。曾憤甚，曰：「我當日寒賤時，跬步輒加約束。今幸大富貴，漢家自有制度，豈由燕支虎風流棒喝哉？」夫人著衣起，向壁而哭曰：「薄倖兒記否？汝失館時，至晚不得一頓粥，拔儂壓鬢釵質錢易斗目，今驟得志，動輒加白眼，結髮情何在也？」曾正以新貴自居，聞夫人摘舊日瑕，尤負氣不肯下，拍枕大呼曰：「一副五花誥，看汝何顏消受也？」

條聞耳畔有笑聲曰：「相公夢魘耶！」紐枕回視，一老僕向燈下捉襟捕蟲而已。一凝神半晌，擁被大笑，僕竟茫然。

鐸曰：「人當春夢醒，未有不失笑者，豈知身猶在夢中耶？惟至人無夢，因其無富貴心，亦惟愚人無夢，因其無富貴福。」

身外身

太史某公未第時，聞靈隱寺老僧法瓚得禪門宗旨，投座下乞為弟子。老僧取庚甲布算良久，曰：「汝骨相是佛門種子，而命猶當貴，未可躁也！」公固哀之。笑曰：「此干老僧甚事？且領取十二年富貴，乃復來。」公涕泣不肯去，老僧擲神杖逐之。公下階傾跌，旋起遁去。

歸而若癡，日則讀書，夜則如依老僧座下，啐經聽講。因復詣之，老僧閉門不納，曰：「汝欲向此處討面目，須還我神杖來。」公茫然。後捷鄉闈，仍詣之。老僧閉門如故，乙未南宮報捷，官翰林，繼又主湖北試。入則玉堂，出則絳帳，而蒲團佛火，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。

荏冉十二年，屈指舊約，乞休歸里。於是星夜馳驛，不一月已抵浙界。夜宿蒯家旅店，計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。而轉輒伏枕，心急不能成寐。擁被焦思，伸腳忽墜，起視之，則靈隱寺丈室也。一龕燈火，熒熒佛座。百衲禪衣，左縫右結。摩其頂，光滑絕無纖髮。大驚，急詣老僧座下。而老僧閉目垂眉，正當人定。約兩時許，老僧始出定。公伏拜地下，乞求慧指。老僧微笑曰：「汝披剃在此十二年矣，至今日尚饒舌耶？」公頓悟。

明日，蒯家旅店不見公起。揭被視之，止一禪杖，大駭，遍尋不獲。聞公有老僧之約，跡至靈隱寺，見公破衣垢帽，居然老衲，問之，曰：「昨恐驚汝輩，潛蹤來此。寄語諸眷屬，勿相念也。」繼以禪杖呈公。公笑曰：「癡拐兒！十二年富貴，賴汝替卻。自後謹守禪門，勿再跳入塵寰也。」僕從輩不知所云，歎息而去。

鐸曰：「仙家有分身術，而佛門則無，蓋大慈悲不欲以幻術欺世也！公耶杖耶？非耶是耶？吾何得而知之耶？」

香粉地獄

河南楊世綸，世家子，自幼議婚舅氏。會舅氏擢江南郡守，楊奉母命前往就婚，中逾病於客邸。病中，恍惚見鬼役持牒來勾。至冥府，王者鞫其里居姓氏不符，叱鬼役曰：「吾命爾勾湖南王士倫，何外錯至此？」痛杖之。命楊仍回陽世。

甫下殿，遇亡友殷仲琦，訝其何以來此。楊具告。殷曰：「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。今幸稍暇，汝歸恐未識路，當送汝行。」楊大喜，相將俱去。約三里許，見一處，文窗繡閣，鱗次而居。門外抹粉障袖者，三三五五，見客不甚畏避。楊異之。殷曰：「此香粉地獄也。」楊問：「若輩何人？」殷曰：「陽世官宰犯貪酷二字敗露者，遭國法；稍或漏網，冥府錄其幼媳愛女，入青樓以償孽債，今之倚門賣笑者，皆閨閣中千金妹也！」正嗟歎間，左扉一老嫗出，與殷似熟識者，笑曰：「貴人久弗涉賤地，今幸好風吹送得來，乃復過門不入耶？強拉殷袖。不得已，與楊偕入；即有兩粉頭憨笑而出，爭道寒暄。楊詰其小字。殷曰：「此名翠娟，此名賽奴，皆北里中翹楚也。」亡何，老嫗捧灑盞至，青衫紅袖，團圍錯坐。酒三行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。翠娟轉委賽奴，賽奴面有愠色。

翠娟屢促之，賽奴曰：「汝倚而翁作縣尉，欺壓我典史女耶？陽世雖有統屬，陰司止敘姊妹禮，無得指揮如意，使人難堪。」翠娟面發頰，強以手按拍，歌《陽台夢》一曲。賽奴曰：「音節乖舛，殊不耐聽。」翠娟作色曰：「我生長名門，本不習慣。豈似汝父山東販棗漢，買得兩根尖角翅，自將《掛枝兒》曲，向退衙時嗚嗚口授耶？」賽奴語塞，拂袖欲起，殷與楊排解再四，始各安坐。

忽門外大嘩。鬼役奉閻君命，押一女子新入青樓。披髮嬌啼，玉容無主。楊急起睨之，即舅氏女，己之聘妻也。大駭，詢其顛末。女曰：「嚴君受盜金八百，誣人名節，罰奴至此，以填贓款。今君為座上客，寧不一援手？」楊商諸殷。殷曰：「陰司與陽世異，非賄賂所能通也！僕何能為力？」楊焦思無計，憂悶欲死。

外傳言：「九幽殿三舍人來。」老嫗肅迎而入，殷與楊皆避席。舍人笑曰：「聞汝家新降下一棵錢樹子，特備纏頭錦數端，金步搖一事，與新人定情。」老嫗再三稱謝，命女子入室理裝。女子窘極無語，倒地痛哭。楊見此景象，憤發中燒，進退失措，哀殷暫為緩頰。殷招嫗入內廂，告以意，大有難色。繼啖以多金，老嫗始色解；出與舍人耳語，不知作何詞。舍人悻悻而去，殷亦催楊就道。楊曰：「室人不幸，遭此大辱，我何顏再生人世？」女亦泣下。殷曰：「不及黃泉，何能相見？此中殆有天緣。請先以青樓作洞房可也。」命掃東軒，使女子與楊同宿，自乃偕翠娟、賽奴，就榻西軒。流連宵且，幾忘鬼域。

一日，有黑衣吏持牒而來，謂郡守某捐金八百，設立六門義學。閻君准城隍申報，仍命其女還陽，載以薄笨車，匆匆而去。殷向楊舉手稱賀曰：「夫人已去，君亦從此逝矣！」遂別嫗家，送三四十里，將及旅舍而反。楊亦恍如夢醒。調養旬日，束裝赴舅氏公署，具問義學之事。舅氏曰：「予初有是念，尚未舉行，汝何由知？」楊備陳始末，舅氏愕然。越日，擇吉成禮。

花燭之夕，楊述前事為戲，女堅不肯承，曰：「君妖夢是踐，妾那得有此？」楊惘然久之，而洞口尋春，已無復落紅殷褥矣！

鐸曰：「婦人入官為妓，前明酷政，不謂陰司中猶沿是律也。父貪白鏹，女墮青樓，是宦囊百萬，皆閨閣中纏頭錦耳。然一日回心，千秋保節。陰司律例雖嚴，未嘗不許人自贖，勉之！」

面目輪回

京江趙生，名曾翼，才華秀美，為藝林器重。而引鏡自照，實慚形穢，因題詩於壁曰：投箋我欲問閻君，面目廬山恐未真。若說左思多陋相，道旁擲果又何人？題畢，憤氣而臥，瞥至一處，類王者宮殿，旁有屋三楹，上懸金字匾額，顏曰：「面目輪回。」錯愕間，一書生高冠道服，攜書兩冊，從內徐步而出。視之，乃故友康錫侯也。

康本浙中名士，以丹青作諸侯賓，趙曾締杵白交。相見詢趙近狀，趙亦詰其蹤跡。康曰：「兄不知耶？弟厭世久矣！因生前頗善繪事，被轉輪王徵作幕客，凡一切眾生，先繪其耳目口鼻，然後降生人世。」因出手中兩冊示之，曰：「兄觀此，即知弟匠心之苦也。」趙先觀第一冊，窺曰「貴者相」，狀貌類皆醜拙；稍次者，亦麻髻黑胖。繼觀第二冊，鑿曰「賤者相」，姣好如婦人女子，眉目間雖乏秀氣，而各有一種顧影自憐之態。因怏然曰：「兄操造化之權，何貴賤易形，美惡倒置若此？」康哂曰：「兄何見之卑也？當世台閣諸公，內美定有可觀，豈必藉外貌，圖尊顯？惟貧賤者流，困乏不能自立，俾得一副好面目，上可以沐貴人光寵，下亦插身粉黛場中，竊斷袖分桃之愛。此予救世之婆心，造形之善術也！且如相君之面，貴不可言。使但修容飾貌，取悅目前，恐亦長貧賤耳！何能拔幟詞壇，拾科第哉？」趙曰：「君言過矣，自古安仁花縣，叔寶羊車，留侯貌如好女，豈盡長貧賤者？」康曰：「安仁、山公酌酒，千古尚有遺臭，衛叔寶被道旁人看殺，留侯非從赤松子游，恐亦卒繼鐘室之禍。總之，求全者必招造物之忌，何如姑留缺陷，為一生享福地乎？」趙默然不語。康曰：「如願減其福澤，弟尚能為兄筆削之。」趙大喜，求計。康取案上筆，向趙面目間，略加勾抹，曰：「可矣！」趙再請筆削。康曰：「弟與兄交好十年，不忍使兄竟作餓殍相也。」談論間，忽聞呵殿聲至，趙皇遽而出，尋亦驚醒。嗣後面目漸佳，文思漸減；躡場屋三十餘年，卒以諸生老云。

鐸曰：袞袞諸公，其相已聞命矣，但未識如何是富者相？曰：『相法有之，成馬驢形者富。』周公斷災，孔子蒙俱，臯陶削瓜，傳說植鱗。此君袖中粉本，當從《荀於·非相》經得來。良工心苦，毋乃自誇。

受業陳元瑛識

能詩賊

長洲顧蘭晚先生，居毛氏廢園，杜門卻客，吟詩自娛。

一夕，薄飲而臥，聞擊桌聲甚厲，醒而視之，一人在燈下翻閱詩稿，吟詠再四，拍案起立曰：「妙哉！青蓮、浣花之嗣音也。」急下牀揖之，兼叩蹤跡。其人曰：「實相告：予北郭之偷兒也。親老家貧，無以供甘旨。入先生室，冀有所獲，適見案上詩，觸予夙好，不覺狂吟，有驚台駕。」先生曰：「汝既耽此，必有以教我。」因即詩稿評論之，曰：「集中諸作，俱有盛唐風格。惟《春興》律中『杏花寒食終朝雨，楊柳人家盡日風』已落晚唐卑調。」又指其《題長恨歌後》「如何私語無人覺，卻被鴻都道士知」曰：「此亦儂薄，有傷忠厚。李義山『薛王沉醉壽王醒』，非不尖新，而終失詩人敦厚之旨。」先生曰：「汝論詩已見一斑，未識有佳作得賜教否？」曰：「自遭家堆，所作盡投楚炬。不得已，為先生一吟。」遂拍手而歌曰：

索米金門路渺茫，空空妙手少年場。

憑君莫賦《高軒過》，防卻明珠失錦囊。

先生曰：「如此詩才，何落魄至此？」因歎曰：「予不能詩，亦不至落魄乃爾也。先生尚當自勉。」談論間，天已及曉，先生具斗目送之，曰：「幸作詩交，願留姓氏。」其人曰：「莫須！莫須！自後相逢，但呼予為『能詩賊』可也。」言畢，負米竟去。

鐸曰：「《莊子》記『詩禮發塚』，讀『青青之麥』章，居然三百篇後嗣音也。偷兒詩派中，此賊其末裔矣！顧橫塘夜出，若戴若思、石崇輩，並具絕世才情。渠僅僅能詩，所以為小竊耳。」

識字犬

孩時蓄一小犬，名進生。繼入書塾，必提抱與俱。偶置案頭，見予讀書，輒注目凝想，若有所得。予奇之，戲書「進寶不許入塾」六字，黏諸座隅。犬審視良久，垂首喪氣而山，三五日不敢入塾。予呼之始至。益奇之，增其字曰「慧兒」。犬搖尾踴躍，作感恩狀，猶名士之愛呼表字也。

犬自識字後，頗敦品格，食必擇器，寢必擇地。偶出遊街市，夷然不屑與凡犬伍。殘羹剩炙，蹴而與之，怒目不顧去。里中周孝廉聞而異之，配以牝犬，終歲不與同食宿。犬一無所好，惟好臥塾中，為予守架上書。

後予隨先大父宦淮甸，置犬于家。偶遣老僕回，必銜衣若問訊者。出平安書示之，始歡跳去。垂二十年，聞其忽發狂疾，見藍縷者，歡迎憨跳；遇鮮衣華服者，必狂吠。因歎曰：「積怪成癖，畸士類然。然反乎常性，恐自此取禍矣！」

不半載，為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。家中人因予豢養，瘞諸桑樹之下，志以片石，曰「識字犬」。繼聞牝者終日叫號，亦觸牆而死。喟然曰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，是犬其苦而節者乎？或亦識字者捐介之報也！」郵信命並瘞之，以全是犬之志云。

鐸曰：「識字為造物所忌，矧墮畜生道中，敢恃才陵傲耶？反常性以取禍，真覺世之言也。乃始以狂死，繼以節報，或造物忌其生，不忌其死耳。鶴雖掛牌，犬不識字，一番冤獄，全賴不識字救解。若以此犬當之，未免試宸濠之劍矣。犬而識字，誠為禍階。」